

歡樂的踩街中

找回屬於身體的語言



張偉來

馬來西亞客家人，1999年到臺灣留學，加入身聲劇場至今。為導演、表演者，舞臺、偶戲設計等；創作力旺盛且形式多元。多年擔任淡水環境藝術節藝術踩街美術統籌，經常受邀往返馬來西亞，帶領社區藝術踩街工作坊造型製作以及導演。隨團參與 2020 臺北義民嘉年華創意踩街活動。

「咚滋、咚滋」大型飛炫魚頭花車上，爵士鼓手活力四射地敲打著節奏，與身後踩著腳踏板的表演者吶喊：「嘿——」雙手指向天空，隨鼓點搖擺，熱情邀請行人一起歡呼。在臺北義民嘉年華的創意踩街遊行中，來自淡水的聲劇場熱情出演，帶領數百人在城市中散布歡樂。

陽光溫煦地灑入排練場，20 多年來，身聲劇場從臺北羅斯福路搬到竹圍，最後落腳波光粼粼的淡水河畔。身聲劇場的藝術總監張偉來盤坐著，正在回想他來到身聲劇場的第一天。那時，他剛從馬來西亞到臺灣，同友人來到臺北羅斯福路上某間二樓加蓋的小房間。推開門的瞬間，他忍不住讚嘆一聲，「第一眼我就覺得，好像對了。」初見的歸屬感，是張偉來與身聲劇場的命中注定，架上的傳統大鼓、非洲鼓、民族風面具，撲面而來的野性與純粹，似乎就是千里而來的他想尋找的東西。

專訪 - 身聲劇場藝術總監 張偉來
採訪報導 / 林心怡 | 攝影 / 黎歐創意 | 照片提供 / 張偉來





02

張偉來回到馬來西亞帶領社區的踩街活動，重新認識家鄉的過程中，收獲許多來自村民的真情。



如今位於淡水河畔的身聲劇場，多年協助淡水踩街藝術節執行，帶來多場精彩熱鬧的表演。

01

毅然退學 踏上少年的修煉之途

時間回到 1998 年，在張偉來高中畢業之際，馬來西亞的科技與硬體建設正蓬勃發展，整個社會都在推崇理科、資訊產業。雖然數理科表現優異，但在國中社團接觸過戲劇的張偉來，覺得藝術工作才能拉近人與人的距離，某方面來說，是更重要的建設，他也想探索更多關於劇場、關於表演的事。懷著為社會貢獻的理想，張偉來高中一畢業就隻身飛來臺灣。

來自馬來西亞的少年進入臺藝大戲劇系後，再遇生命中的貴人——身聲劇場的創團團長吳忠良先生，他們從古老技藝中學習，融合舞蹈、音樂、傀儡等技術，發展出演、樂、舞合一的劇場特色，張偉來發現身聲的理念才是他所渴望的，毅然退學入團。

他過了幾年睡排練場的時光，那時身聲的團務沒那麼繁忙，師傅忠良親自教導他們，張偉來早上去跟合作的舞團學跳舞，晚上回到劇團排練場，結束練習後，洗個澡、睡袋一鋪就睡了，隔天睜眼再繼續，日復一日。「我很感謝 20 幾歲的自己一直認真在練功。」年輕的歲月裡，張偉來充實地學習、鍛煉身體。修煉基礎的過程，對他們這一輩的年輕人來說，是他所能相信的唯一一件事情。

透過踩街 在故鄉看見童年的自己

張偉來接觸踩街的時間早，從早期的臺北端午節龍舟賽、臺北藝術節、新港國際藝術節等，身聲的夥伴們踩著踩著，發現彼此很享受這樣的演出形式，帶著作品走入街頭，與觀眾同樂，還能成立工作坊帶更多人一起踩街。

「帶社區做踩街，最重要的是過程，成果展示反而是其次。」這樣的體悟，在張偉來回到馬來西亞駐村時尤為深刻。離鄉 10 年後，他第一次回鄉，協助離家不遠的村落舉辦踩街工作坊。因為工作時間短，那時候張偉來堅持住在學校，想趕快融入這個社區，「以前我同學都說，我從小就長著一張讓爸媽放心的臉。」他笑著說。也幸好自己有容易交朋友的特質，長輩們也很快就會信任他。

當他在教社區居民打鼓、做花車的時候，突然意識到，周圍村民講的竟然是客家話，還是馬來西亞腔的客家話！原來這是個客家村，張偉來嚇一跳，覺得不可思議，他竟然要用自己的母語教學。「因為客語對我來說，是只跟家人講話的語言。」馬來西亞民族多元，在學校不是講華語就是廣東話，遇到其他族群就說馬來話。所以當張偉來用客語分享工作時，說著不同語言的身分好像重疊了：一個是藝術工作者，一個是回家的孩子，錯落後匯聚的生命經驗，對他來說非常有趣。

嘴上講著相同的語言，讓張偉來快速和村民們親近起來，製作的過程愈發順利，甚至驚喜巧遇自己國小一年級的老師。「我覺得他們就是我的叔叔、我的姑姑。」張偉來也覺得神奇，在那短短一週，他好像回看了許多小時候的記憶，喚醒曾經是孩子的自己。

家庭的養成 堅定做藝術的信念

「我覺得自己喜歡做表演藝術，跟小時候成長的環境有關係。」成長在一個大家族，張偉來家裡有當老師的姑姑、有勞動階級的叔叔，甚至還有賭徒，家人的各種樣子在他稚嫩的心靈裡發酵。面對他們，張偉來好像碰觸到表演藝術的邊界，他逐漸學會抽離日常看待這些家人，拿掉外界貼上的標籤，再回到人跟人之間的相處，去重新感覺。

所以，他喜歡接觸形形色色的人，而帶社區踩街，正好可以和草根出身的居民們一起工作，經歷共創作品、認識彼此的過程。他也特別提醒，這時候千萬不能以一種高姿態來教育或是施捨，「一起做踩街是一種對話。」張偉來強調，他想去了解居民身上的記憶，對他們來說什麼是美，藝術能帶給他們什麼？

「我一直覺得，藝術能為社會做一些更柔軟的事情，這個國家需要更溫柔的東西來承接。」張偉來笑說，一群藝術家待久了，容易在生命課題的哲學裡頭鑽牛角尖，唯有走出去跟不同的人待在一起，身體力行，才能看到充滿生命力的畫面。



在劇場中 一聲聲對自由的叩問

全心投入劇場，對張偉來而言就像一種信仰，他年輕時常問自己根本的問題：我是誰？自由是什麼？翻看早期的書寫，年少的他困惑於人來到世上的天命是什麼？像他來到臺灣，面對全新的環境，彷彿享有絕對自由，但張偉來漸漸產生不同的想法。

他說，做表演藝術的人，可能會因為筋不夠柔軟、肌力不夠，導致肢體表現受到限制，無法盡情跳躍、恣意飛翔，這就是身體上的不自由，要透過不懈地鍛鍊克服。此外，他延伸思索更多關於身體的事，例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，人類的身體喪失了什麼？

「我們都嚮往進步發達的世界，可是現在的進步，已經讓人懶惰使用自己的身體了。」張偉來感歎。如今人手一支手機，面對面都可以不用說話，但數十年前，和鄰居交流都是直接喊聲：「喂——幫我買個醬油喔——」張偉來吆喝起來，厚實且嘹亮。這就是人類最原始的溝通能力。在古老傳統與藝術裡，有很多值得人們再學習的精神；當身體開始舞動，體內繼承的文化與記憶也會再度復甦。

步步踩出 義民慶典的可能性

踩街作為慶典的一環，其中的「儀式感」很重要。它不只是歡騰的共享、眾人的慶祝，更有可能成為凝聚團體的力量。不同於舞臺上單純的表演，臺上與臺下的角色涇渭分明。張偉來希望身聲踩街的演出可以感染觀看者，甚至邀請他們進入演出，「我們喜歡這樣的形式，它其實更沒有界限。」

聊起身聲到臺北義民嘉年華踩街，張偉來脫口而出：「真的好多鄉親參加！而且大家都會玩在一起，其實我很能理解客家人的凝聚力。」父親有16個兄弟姐妹，國小三年級以前全家是住一起的，這就是張偉來心目中屬於客家人的團結。所以來到義民祭，看見這種將家族、社群放在個人的前面的精神，令他熟悉又親切。

03 2018 臺北義民嘉年華中，張偉來與身聲劇場的夥伴們在創意踩街時，與一旁的觀眾們熱情互動。



04

高鏡表演者是身聲劇場踩街的特色之一，2018 臺北義民嘉年華中，演出者揮動彩旗、舉著象徵客家的桐花，在隊伍中引人注目。

踩街時的儀式感，讓參與者跳脫日常，獲得大家一起共創、共享的快樂，張偉來也提出一個疑問：客家優秀的傳統精神，要如何在當代分享給更多不同的人？能不能有朝一日，非客家人在路上看到義民祭踩街時，不會覺得事不關己，而是覺得有趣，甚至感受到傳統客家信仰的能量？這是當代義民祭面臨的挑戰，也是踩街藝術家不願放棄的堅持。

回到客家 持續尋找幸福的所在

雖然還沒考證，但常常離家的張偉來曾有個浪漫的念頭。作為演員，他經常遊走各地，甚至有整整半年每個月都在不同國家生活，所以有段時間就在思考自己的「家」跟「歸屬」何在，但他馬上笑著自答，我是客家人，應該可以處處為客吧！

張偉來猜想，祖先們來到南洋，也曾獲得很多善意才能落腳異鄉，就像他來臺灣一樣。在千百年的歷史中被不斷接納的客家人，好像也繼承了一種待客之道，在勇於拓荒、樂天知足的性格中，終於找到自己的幸福。

帶領居民們踩街，猶如獻祭之前，在佈置一雞一鴨、獻花獻酒的時間裡，醞釀等待的心意。張偉來形容自己的祖先，在不穩定的洋流中向未知前行，那段艱苦卻珍貴的過程，如同藝術工作者日復一日的生活。他毫不猶豫地說：「藝術是一種力量，我們知道幸福的地方在哪裡。」

